

新時代 小叢書

11

勃拉金斯基
維根季耶夫
合著
姚宏奎
譯

蘇聯人民的 生活水準

中華書局印行



★ 新 時 代 小 叢 書 ★

Б. Брагинский

А. Викенгьев

Неуклонный подъем

уровня жизн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蘇聯人民的生活水準

姚宏奎譯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蘇聯人民的生活水準

目次

緒論·····	一
帝俄時代的工農生活·····	五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俄羅斯人民生活的根本轉變·····	一六
戰前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蘇聯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	二四
戰後蘇聯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	四六

蘇聯人民的生活水準

緒論

三十年前，在一九一七年的十月，俄國的工人和農民在列寧——斯大林的黨的領導之下，脫離了地主和資本家的政權，在世界上建立了自己的、最進步的政權——蘇維埃政權，建立了新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國家。在人類的歷史上，展開了一個新時代——共產主義建設的時代。

一九一七年以前，在人類的歷史上，曾有過不少次的革命，但是它們在本質上和偉大的十月革命不同。過去許多次革命的結果，大都是這一個剝削階級代替了另一個剝削階級。剝削者更更換了，但剝削的制度還是存在着。

相反地，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是以工人階級獨裁，以前的被剝削和被壓迫階級專政為基礎；爲了在我們領土內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對剝削者予以重大的打擊，並從根本上把它們消滅了。

社會主義十月革命的結果，國家的政權轉到了人民的代表手裏，他們行使政權，並不是

爲了少數資本家、地主和富農集團的財富，而是爲了人民的利益，爲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的鞏固，與增強它的力量，是爲了蘇維埃人民的生活水準的提高。

由於在十月革命中的政治上與經濟上的指揮的卓越，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領導蘇維埃國家的人民，展開了如下的鬥爭：即發展落後的俄羅斯的經濟與文化，把我們的國家轉變爲一個進步的工業化的國家，澈底改善勞動羣衆的生活情形。剝削階級的毀滅，國家的工業化和農村經濟的社會主義的改革，說明了生產能力的普遍提高，和在這一個基礎上的勞動羣衆的福利的增加。無形中的經濟的提高和社會財富的增加的結果，確實證明了現在的蘇維埃政權是符合於人民的利益的。數千萬的蘇維埃人民，在他們自己本身的生活經驗上，承認了偉大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不但給予人民以自由，也給予人民物質上的享受，以及富足的文明的生活的可能』（斯大林）。

蘇維埃聯邦的許多民族，在真正的人民的民主基礎上，自願地和堅強地結合成強大的蘇維埃國家，更由於斯大林五年計劃的成績，在我們的國內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社會。斯大林憲法明確地規定了蘇維埃人民在工作上、在休息上和在教育上的廣大的權利。蘇聯人民驕傲地誦出了偉大詩人的詩句：

『你們學習，你們羨慕，

我——蘇維埃聯邦的公民。』

(V·馬耶柯夫斯基)

蘇維埃經濟進步的法則，表現了國民經濟的不斷的發展，和勞動羣衆的生活水準在這一基礎上的不斷提高。

蘇維埃的經濟制度，沒有資本主義的無法統一的矛盾，沒有剝削、經濟危機、失業和貧乏的經驗，卻保證了生產能力、國家財富和勞動羣衆的個人幸福的不斷的增加。

提高蘇聯人民的生活水準，並不是祇限於增加每一個勞動者的個人收入，同時也要提高蘇維埃政府在教育、保健、撫育、休息和勞動羣衆的其他文化生活需要方面的支出。

從蘇維埃國家形成的第一天開始，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就從未停止過爲了改善勞動羣衆的物質生活的情況，爲了增進廣大羣衆的教育與文化的鬥爭。在提高蘇聯人民生活水準這一行工作中，斯大林的五年計劃的如期完成，是一個特出的偉大的成就。

我們應該知道，在蘇維埃政府存在的三十年中，我們的國土上曾經有過兩次艱苦而長期的戰爭——抵抗國外干涉者和白俄的戰爭，這一個戰爭延長了三年以上的時間；以及抵抗德國侵略者的偉大的祖國保衛戰爭，這一戰爭更爲艱苦，而在時間上也延長達四年。

法西斯德國的侵略軍在我們國土上的巨大的破壞，對於許多城市和鄉村的勞動羣衆的物

質情形，當然不會沒有影響，現在我們的國家已經成功地恢復了戰前的生活水準，而在戰後的五年計劃的終結時，將大大地超過這一個水準。顯然，假使我們的國家，在這三十年間，蘇維埃政權一直能在和平的情況下發展自己的經濟，也不必支出數千億盧布來從事戰後被破壞的經濟的復興，則在提高蘇聯人民生活水準這一點上，其成就一定更大。

『假使沒有戰爭，則在我們的城市和工業區域，在改善勞動羣衆的物質與文化的生活條件這一任務上，在今天，將表現出更大的，甚至是從未有過的成績……』。

假使沒有那個破壞許多最好的農村經濟區域的戰爭，則我們在今天對於一切必需品的供應，將較在歐洲和不限於歐洲的任何國家，具有更好的保證』（V·莫洛托夫）。

三十年來經濟建設的總結，證明了進一步地、更快地提高蘇聯人民生活水準的極大的可能性。由於蘇維埃政府的力量和我們國家的工業力量的增高，由於社會主義的農村經濟的進步和社會主義的更廣泛的發展，這一可能性也隨之而增加了。

由於堅決地走向共產主義，在我們的國家的面前，正展開了一幅發展國民經濟，增加蘇維埃人民的物質享受，從各方面提高勞動羣衆的生活水準的新的、甚至是更偉大的、無邊的遠景。

帝俄時代的工農生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曾經有一位醫生參觀過莫斯科的工廠。他驚奇地注意到在工人中幾乎沒有年齡比較大一些的工人。他所看到的大部份的工人，都是四十歲以下的。

——四十歲以上的工人都躲到那裏去了呢？——醫生問道。

——要知道他們躲在那裏嗎？——有一個工人回答他。——請到墳墓裏去找吧。

在這一段插話裏面，明晰地反映出在豪門和地主的俄國的工人們的困苦的生活情形。

在帝俄，正如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一樣，被剝奪了工具和生產手段工人們，祇有被迫向因剝削無產階級而獲得巨大利潤的資本家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而已。

俄羅斯的工人階級，使豪富們獲得了巨額的收入，自己却生活在極端困苦的情形裏面。在工場和工廠裏過度延長的工作時間，微薄得可憐的工資，生活在飢餓、貧窮、塵垢和極狹窄的工房和草棚裏，僅能倖免於死亡——這就是資產階級和地主爲俄國的無產階級準備的命運。

至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葉，在俄國的大規模工業中，約有三百萬工人。在那時，紡織業是這些工業中的主要部門，在這一部門中，對工人的剝削更龐大。在一八九七年，工人的工

作時間，在俄國平均每天達十三——十四小時。

工人階級以同盟罷工和革命鬥爭回答了資本家的剝削。被震驚的沙皇專制政府，在一八九七年六月二日被迫頒佈了限制工作時間爲每晝夜十一小時半的命令。但是，資本家們仍舊可以找出種種方法，來變更這一個命令，把工人的工作時間儘量延長到最高程度。在符拉第米爾·伊里奇·列寧的『新工廠法』的論文裏，曾暴露了一八九七年六月二日的命令的偽善和欺騙的本質。

列寧指出，這一個新的命令所縮短的工作時間是極微細的，假使在彼得堡的紗廠和紡織廠的工作時間是十二——十四小時，根據一八九七年六月二日的命令，把工作時間減低到規定的時間，但是，對於彼得堡的其他許多工業，這一個命令所表現的不是減少工作時間，相反地，是把原來的工作時間增加了。但是，這一個命令的弊端還不僅在於此。這一個命令還附帶着許多『解釋』和『說明』，它們在本質上使勞動時間的限制變成了一句空話。

俄國的工人階級，也和一般資本主義國家一樣，深切地受到失業的威脅。

在俄國，資本主義愈發展，存在着的失業工人的隊伍便愈龐大。例如：在一九一一年，彼得堡的職業介紹所裏，就有四三、一五六個失業的勞動者尋求過工作，而獲得工作的一共祇有六、〇七六人。

在帝俄時代，工人是沒有權利的。資本家和他們的走狗們專制地統治了工廠。因為龐大的失業隊伍的存在，勞動力的代價是極低廉的，資本家們對於工人的勞動條件便毫不關心。

在列寧格勒的B·奧布霍夫工廠的案卷內，保存着暴露資本家對於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條件的慘無人道的文件。這個文件便是所謂『工人因公致傷一次付給卹金一覽表』。

這裏是這個證件裏的一小部份：

『因傷而引起腦震盪症者——八十五至六十盧布……，一耳受傷致聾者——十盧布……，因傷致一目失明者——三十五盧布……，腹部筋肉受傷者——十盧布……』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工人的情形是更惡化了。工作時間的一再延長，失業工人增多了。在一九一二年因為工人運動的高漲，使工作時間減少到每日十小時（額外加工不計在內），但是，直到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前，一般工業部門的工作時間仍為每晝夜十一——十二小時。

斯托萊賓在一九〇六年的改革，使一百萬以上的貧農，在農村中喪失了土地。破產了的鄉村貧農紛紛湧入城市，而失業工人的隊伍因此愈益龐大了。

在工廠和工場上，像在監獄中做苦工一樣終日疲憊不堪的俄國工人，所得到的工資是極微薄的。工場內的工人每月平均祇能得到二十盧布，而沒有熟練技術的工人的工資，不會超

出七——八盧布。

一九一二年八月，符拉第米爾·伊里奇·列寧在真理報上發表了著名的論文『俄國的人工工資和資本家的利潤』。在這一篇論文裏，列寧把工人所得的工作報酬和豪富們的收入作了一個比較。他指出，在一九〇八年，二百二十五萬俄國工人平均每人每月所得的工資是二十盧布五十戈貝克。『假使注意一下——列寧寫道，——以這一個數目來維持一個家庭，——和在今日房租和生活必需品的高漲的情形下，——那末，這樣的工資不能不稱之為一種討飯錢了。』

資本家們的利潤如何呢？從一個工業在一年內平均可以獲得二十九萬七千盧布和每一個工人在一年內平均給資本家帶來了二百五十二盧布的利潤這一點上可以看出。這一個數字說明了俄國工人在帝俄時代是受着最苛刻的剝削的，每一個工人在一年內平均祇獲得二百四十六盧布的工資，而資本家們却可以每年由每一個工人身上得到二百五十二盧布。可知俄國工人替自己工作的時間每天還不到半天，而倒有大半天是在替剝削者服務。

俄國農村的工人，從地主和富農處得到的報酬，比工業工人更少。

一個農業工人，在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四年間，平均每天的工資是六十四戈貝克，還得自己帶吃的東西。到一九〇六年，在工人的同盟罷工鬥爭的壓迫下，他們的工作報酬才被稍

稍提高至七十二戈貝克。可是，就在這時期內，俄國的麥價漲了起來，因此農業工人的工資實際上是減低了。

在對工人的剝削上獲得大量收入的俄國資本家們，瘋狂地反對無產勞動階級的提高工資的最低要求。莫斯科的工業家戈讓，當工人們在一九〇五年向他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時，他的回答是大家都曉得的。

戈讓傲慢地聲明：

『我寧可用金子鋪一條到彼得堡去的路，但是一個戈貝克也不加給你們。』

工人的本來已經十分低微的工資更因整個管理和懲罰的制度而又大為削減了。俄國的工廠主捏造了最難以置信的理由來處罰工人。例如在福明木棉工廠，對於工人們在工作時唱歌，在寢室內洗衣服，在井欄旁邊梳洗，都要課以罰金。另一個工廠爲了不去教堂，『惡意看人』，『聊天』而罰扣工人工資。

俄國的工廠主所採用的掠奪性的罰金制度，急劇地減低了本來就將淪爲乞丐的工人的工資，而替剝削階級及寄生者更增加了百萬財富。

俄國的以及用貪婪的魔手探入俄國主要工業部門裏的外國的資本家們愈來愈富有，而工人們却更貧窮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俄國的資本家的利潤更大大地增加了。在一九一六年，柯洛明斯克機械製造工廠就以一千五百萬盧布的資本，獲得了約七百五十萬盧布的利潤。

『這說明了，——列寧根據這個情形指出，——連手指頭都不要動一動，資本家的一個盧布在一年內就可以賺五十戈貝克』。

在戰時，當數百萬工人和農民在前線流着鮮血的時候，俄國的資本家們却令人難以置信地賺了錢，更富足了。

與在西歐的工業國家一樣，在俄國也廣泛地使用婦女與孩童的勞力。在這裏的剝削，更達到了罕有的程度。工廠的管理員楊若爾當時報告過這一個事實：

在拉賓斯克製造廠的編織工場，他們雇用八歲以上的孩童，而他們的工作時間是每晝夜十二小時。在特列佳柯夫工廠，雇用六歲以上的孩童，而工作時間也是十二小時。在立雪特尼克紡織工場，雇用八歲以上的童工，而他們的工作是每晝夜十三小時。在乞爾內雪夫紡織工場，雇用十歲以上的童工，而他們的工作時間和成人同樣是十五小時。

資本家們在自己的工廠內設立了小商店，強迫工人從那裏購買東西，這樣，工廠主就不必用現金來償付工資，祇要一張在這些商店裏所買的東西的賬單就行了。工人們付出了較高的代價而購得的却是些劣質次貨。這些小商店，又替資本家們多了一種生財之道。

俄國工人階級所吃的東西是極少營養的。工人的主要食物是黑麵包、玉蜀黍和馬鈴薯，很少吃到必需的肉、脂肪和牛乳。甚至資產階級的會計員達維達維支，他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被指為同情無產階級的，也會在關於工人的預算裏寫道：

『脂肪的不足和蛋白質的缺乏——這對於俄國的紡織工人，包括一般彼得堡的工人的營養的顯著的特徵。』

工人生活的居住和公共的條件，也是極可怕的。

在所有俄國的工業中心，工人住宅和宿舍裏的人口密度是令人難以想像的。在大耶洛斯拉夫斯克製造廠裏，每一個房間裏有四只巨大的板床。每一張這樣的板床上，宿着每一個工人的全體家屬。

根據一九〇八年在彼得堡所作的調查統計，每年內平均預算三〇〇—三五〇盧布的工人中，單身工人佔半只床的有四·九%，佔一只床的——二〇·四%，有四分之一間房間的——四三·七%，有半間房間的——一一·七%。有眷屬的工人中，七·一%的人全家祇有一只床，三五·七%——有四分之一間房間，七·一%——有半間房間。這表示不祇是八〇·七%的單身工人，而且連將近五〇%的有眷屬的工人是不能得到一間房間的。

在革命前，其他民族的工人的情形，比俄國的工艱更惡劣。在中亞細亞，在高加索，在

極北區，在西伯利亞，工人和農民遭受到二倍或三倍於資本家的中心的帝國區域及豪富與地主地區的壓榨。這樣的帝制政府妨礙了邊陲民族的工業發展，使少數民族常處在壓迫與黑暗裏。有許多民族，在帝俄時代被消滅了。帝制時代的俄羅斯被稱為民族的牢獄，不是沒有意義的。

在帝俄時代，在保健方面的支出，平均每個居民一共祇有六十九戈貝克。免費治療在帝俄時代是沒有的，而工人們要化錢去請醫生也不可能。工人和他們的孩子們的平均死亡率要比富有者高得多。

資產階級地主制度使俄國工人階級陷於文化落後的命運。有許多工業中心，差不多完全沒有學校。

資產階級和地主，以及帝國的專制政府故意地阻止了俄國民衆教育的進步。帝國的大臣迪略諾夫曾下令禁止『女僕、傭工、廚役和小販的孩子們』進中等學校讀書。

帝國政府用種種方法來阻止工人和農民的子女入學。

那時有一個縣長在他的報告裏指出，在被徵服兵役的農民中間，差不多全是不識字的，皇帝很滿意地說道：『謝謝上帝。』有一個農民，在他的信裏說明了自己最微薄的要求，請准許送他的兒子到學校裏去，皇帝讀到這封信之後，震怒地批道：『一個農民，竟妄想高攀

學校，這太可怕了。』

×

×

×

×

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俄國農民的情形是極端困苦的。

在一八六一年，曾經有過所謂『解放』農奴的農民的革新的措施。在這一個改革之下，地主們不但保住了自己的所有以前被認為是貴族的土地，而且還給自己劃下了五分之一的所謂農民分配的土地，而農民爲了『解放』，被迫償付給地主二億金盧布的贖金。

在農民耕地分配的措施之下，『地主們不但掠奪了農民自己的土地，不但把最壞的，有時竟完全沒有收穫的土地分給農民，並且還分配了獵地，這樣的土地分配，使農民們不再有牧場、草地、樹林和水飼場。』（列寧）

列寧在一九〇七年就曾指出，有三萬個大地主共有七千萬畝土地，而受地主壓迫的一億零五百萬的貧農，却一共祇有七千五百萬畝土地。每一個大地主平均有二千三百畝的田地，而每一農家却平均祇有七畝（在俄國中部祇有二—四畝）。

在所有的農家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沒有馬匹的，而有三四％的農戶沒有農具。大多數的農民既沒有一匹馬，也沒有農具，更沒有播種場。這些都是僱農——農業工人。

農民除了要付給地主地租、很大的租稅和其他捐稅之外，他還要給國庫繳納一筆很大的

租稅，假使農民不能付出這筆捐稅，那末他們就會把農家的唯一的牝牛牽去。

在鄉村裏，還有比地主更大的商人和富農的壓迫。富農——這是在窮人身上富有起來的吸血者。他們剝削着農民和窮人，大量收買起貧農的土地來。在聲名狼藉的斯托雷賓的改革實施之後，富農們掠奪了大部份農人們所分得的土地。商人們佔有達八千萬公頃的農場，而他們總共祇有一百五十萬戶。

俄國在革命以前的極端落後性，農奴制度的殘餘份子的存在，引起了屢次的歉收和飢饉。爲不合理的暴虐的勞役和苛捐雜稅重重壓迫的農民，不但忍受了極端的貧困，而且更遭到來自地方官吏、士兵、地方部隊、鄉長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官員們的侮辱，他們可以毫無顧忌地執行刑罰和鞭笞。

帝俄時代的勞動農民過着極端淒慘的生活。在頻頻發生的荒年歉收裏，給數十萬甚至數百萬的居民帶來了飢饉與一個很長時期的全國性的破產。

關於俄國在一九一一年所引起的飢饉，列寧曾寫道：

『爲什麼隨着最現代化的文明的進步，在俄國，也祇有在俄國，還會有這種中世紀的飢饉呢？那是因爲新的吸血者——資本家——當農民還受着農奴制度的地主，農奴制度的、地主的和沙皇專制政體的束縛的時候，他們利用這些條件，高踞在農民的頭上。地主的掠奪，